

边地书（组诗）

□苏然

像一株玉米
在佤山把根扎下

从怒山山脉延伸而来
从萨尔温江上游漂流而来
从孤独的澜沧江边流落而来
这是一颗飘零在佤山的种子
在迂回的街道上
把根扎下
他针尖一样的命根
蚂蚁一样的命根
蝉翼一样的命根
深深地扎入厚重的佤山

在佤山萌发
在佤山拔节
在佤山茁壮
在佤山蓬勃
在佤山回归
在佤山
像一株玉米
把根扎下

鸟鸣唤醒
佤山的早晨

清脆的鸟鸣唤醒佤山的早晨
在滇南以南,群山中的家园
每天早晨都是被鸟鸣唤醒的
在枝头荡着秋千,唱着佤山谣的小鸟
我不清楚它们的姓氏,它们的三亲六戚

我在草尖上、绿叶上等待
洁净、清凉的佤山
阳光的温暖融化了我
把我带回大地
我用所有的热爱和感动
细细聆听、深深陶醉
每一个被鸟鸣唤醒的早晨

母亲（外一首）

□周延

母亲,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
她的一生
与四亩五分田相依相伴
播种、施肥、浇水
被小麦、玉米、水稻簇拥
此时,母亲多么幸福

在这个世界上
母亲最爱我
我最爱的人也是她

母亲的一生
悲苦且默默无闻
就因为那一声妈妈
她选择了用一生来守护

星期六

那是一个艳阳高照的日子
生病卧床的母亲
正在老家的院子里晒太阳
床头靠着一把花伞
我握着母亲的手
不停地和她说着话
她一动不动地看着我
知道母亲不会说话已经好久了
可我还是想说给她听

如果知道三天后
母亲将永远离开我
如果可以未卜先知
我一定会陪着母亲
说更多的话
喂她更多的饭
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星期六,成了我和母亲的最后一幕
如今,我在地上
母亲在地下
阴阳两隔
我有好吃的好喝的
却不知道该怎么给她



普洱的颜色

□凡种 文/图

初到普洱,有朋友问,在我眼里普洱是什么颜色的?我想回答是绿色的,但又觉得似乎有些草率,这不是众所周知的吗?于是,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需要时间去找寻属于自己的答案。

三月的普洱,是春天醒来的季节,也是属于黄色花朵的季节。山坡上开满的迎春花、爬满围墙的炮仗花、长在街头的黄花风铃木……颜色或深或浅,气味或浓或淡。

最为惹眼的当属那明艳夺目的黄花风铃木。黄花风铃木由许多喇叭状的花瓣相拥而成,一团团、一簇簇,无论长在哪里都极为醒目,艳压群芳。连接城市南北的公路,是许多普洱人上下班的必经之路,其中一段绿化带种了大约一公里长的黄花风铃木。当花朵全部绽放,整条路都被染成了黄色,成为春日里一剂醒神的良药,也成为普洱人忙碌中的“小确幸”。三月,普洱是黄色的。

最美人间四月天。放眼望去,新发的嫩叶是油绿色的,在太阳的照射下闪着金光,郁郁葱葱。空气中浮动着淡淡的花香,沁人心脾。在普洱的四月里,开得最夺目的是花旗木。粉白色的小花朵



密密麻麻串在树枝上,一棵树就可以撑起一道美丽的风景,我不知道它本就是开得如此肆意,还是在普洱才变得如此自由奔放,毫无保留。四月,普洱是浅粉色的。

五月的普洱,毋庸置疑,主角是属于石龙路的凤凰花。进入四月下旬,当凤凰木陆续出现零星的红色,一天天,一点点,凤凰花逐渐吞噬枝头那细碎的绿色,直到完全绽放成花海。

过去,我从没有仔细地观察过凤凰花的形态,也没有深究过凤凰花名字的由来,直到一朵凤凰花飘落到我的面前,我才发现,花如其名,凤凰花像一只火红的凤凰,拖着长长的尾巴,挥展着翅膀准备飞翔。每当凤凰花挂满枝头,凤凰木就像一把把巨大的红伞铺展开。车子驶过,落了一地的凤凰在车轮搅动的风里上下翻飞、翩翩起舞。五月,普洱是红色的。

告别春天,干涸的大地陆续迎来雨水,普洱的花儿们也轮番登场,着实“乱花渐欲迷人眼”。先是林源路、滨河路的大花紫薇,再是普洱大道的粉花山扁豆,还有五湖湿地公园及各个大小池塘里盛

满的荷花……

大花紫薇的花期长得可以让人忘记了时光,从芒种一直开到小暑,不知疲倦、格外绚烂。甚至有一些年份,它开了又谢,谢了又开,倔强得仿佛要陪我们走完整个夏天。

6月,普洱大道辅道上的粉花山扁豆悄悄爬上枝头,一点点蔓延成一片片。粉花山扁豆的花形和花旗木非常像,只不过颜色更加明艳。粉花山扁豆开得最旺盛的那一段路,遍布着各式美食小店,当花开的时候,小店也会迎来一波热闹。一份美食,一杯咖啡,偶尔飘落的花瓣雨,粉红色的夏天,成为留在心底的美好记忆。

夏日,在晨光中,或是在一场雨后,与一池荷花相遇是件特别惬意的事。深绿色的荷叶顶着晶莹剔透的水珠,微风拂过,水珠在叶面上滚动,没有留下一丝痕迹。白的、浅粉的、淡紫的各色荷花竞相绽放,各展风姿。有的小荷刚露尖尖角,有的摇曳生姿,还有的只剩莲蓬挺立,各有风姿。六月,普洱是多彩的。

普洱的秋天很短,转眼就跨入了冬

季。冬日,当北方银装素裹时,普洱的大街小巷、茶地山林仍是生机勃勃。整个城市都充斥着冬樱花的浪漫。当阳光穿透云雾落在一树树樱花上,风儿微动,朵朵樱花闪烁着粉色晶莹的光亮,像挂满了宝石一般。如若寻一处高地俯瞰,会让人产生一种“此景只应天上有,宛如仙境落凡尘”的感慨,因为眼前的景象实在是太美好,太梦幻了。冬日,普洱是粉色的。

在普洱,还有一种花可以称霸四季、无处不在,那就是三角梅。白的、粉的、黄的、绿的、红的……颜色多样的三角梅生命之顽强、旺盛,是别的花儿无法企及的。当你惦记着它的时候,它在开,当你遗忘了它的时候,它还在开,不必呵护照管,就可以撑起四季的美好。普洱城郊还有一个以三角梅为主题的花园,大大小小的、五彩缤纷的几万株三角梅同时绽放,姹紫嫣红、美轮美奂。

四季的普洱如此多彩。在普洱的日出日落、四季更迭中,我找到了答案,可以尝试着回答普洱是什么颜色的。普洱是绿色的,是黄色的,是红色的,是粉色的,更是彩色的……

坦然于当下

□马颖

坦然,是一种内心的平和,无惧也无虑。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这句词出自明代文学家杨慎。杨慎出身书香门第,自幼聪慧过人,又非常好学,心怀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当他四处游历,观察民风民情时,在四川泸州写下了这首《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整首词读来荡气回肠,意味无穷,无不展现杨慎尝尽生活百态后的坦然。“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悲壮,也是慷慨;“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是淡泊,也是旷达。

坦然于当下,是一种心境,更是一种能力。

坦然于当下的境遇。人生天地间,长路有险夷。人的一生,顺利有时,困境有时,无论或好或坏,都不由我们自己控制。坦然于此刻的境遇,这需要强大的意志力和坚毅的品格作为支撑,即便“天不遂人愿”,也能不受环境影响,只遵从于自己的内心,专注于最初的目标,顺势虚怀若谷,逆时引吭高歌,大步向前。

坦然于当下的得失。作家贾平凹说:“人的一生,得也罢,失也罢,要紧的是心间的一泓清泉不能没有月辉。”得失相权,才是人生。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个故事启示我们:得与失,未必在一时一事。

坦然于当下的自己。作家周国平曾谈到人生的三次成长,其中一次就是“接受自己的平凡并且享受平凡”。人生而平凡,可惜的是,很多人一生都在与平凡为敌。盲目证明自己的不凡,错失了突破自我、调整自我、修正自我的机会。

事实上,能够接受自己的平庸和不完美,摆脱无意义的比较和不切实际的幻想,是勇敢,更是成熟。坦然面对此刻的自己,接纳自己的不足,然后直面问题、勇敢破题,一路行而不辍、破浪前行。

一场大病,让正值青春年华的史铁生双腿瘫痪,坐上了轮椅。之后他又患上肾病、尿毒症,几次命悬一线。面对生死,他说“我要一直活到我能够坦然赴死”。这样的坦然,让人敬佩不已。

坦然于当下,是洒脱面对人生的浮沉,是淡然看待得失的无常,是豁达接纳自己的渺小,是坦然荡荡、清清爽爽。

“一笑出门去,千里落花风。”坦然于当下,允许一切如其所是。然后,扬帆再出发吧。

太阳河,一个动听的名字

□施崇伟



(太阳河国家森林公园提供)

诉我们,它们是来自非洲的白犀牛。

看完犀牛,我们的行程继续。太阳河国家森林公园可谓是动物的乐园。一路上,我们见到了在树上昏昏欲睡的“懒猴”,“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两头黑熊,温顺可爱的麋鹿,还有蓝孔雀、猫头鹰、鹦鹉……

最有趣的当是“猕猴乐土”里那群顽皮的猴儿们。有的把秋千高高荡起,有的在追逐打闹,有的在打瞌睡。它们没有烦恼,不懂“内卷”,吃饱就睡,醒来就玩,突然很羡慕它们能拥有这一处“乐土”。

除了各类“精灵”,植物也是太阳河国家森林公园的主角。公园里的参天

又忆茶山月

□唐经尧

的地时,月亮高悬于顶,月光落在茶山上,显得茶山格外圣洁。初遇春光,茶山月照少年心,此时此刻,我竟分不清喜欢的是茶山,还是茶山的月亮,只是呆呆地望了许久。

爱意随风起,情意绵绵伴山月。读书那几年,在郊区这座茶山上,我满怀憧憬,期待成为故事的主人公。然而,时光如梭,离别太仓促,还来不及开始,大学生活便翻开了新的篇章。

离别之际,带着诸多不舍,专门去茶山告别。从黄昏开始,顺着每一处走过的地方,凝视平时没注意的花花草草,恍惚间,三年的求学记忆又变得鲜活起来。

相见难再见,依依不舍茶山月。多年后再回故地,茶山依旧是那茶山,月亮依旧是那月亮,少年依旧如初。